



华 夏 书 香 丛 书

王辛笛 著

夜 / 读 / 书 / 记

图书馆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433845

华 夏 书 香 丛 书

夜 / 读 / 书 / 记

王辛笛 著
宋路霞 编
王圣思



204338458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代号:ZH123100

华夏书香丛书

夜读书记

王辛笛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 邮政编码 710062)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安康天宝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5 插页 4 字数 213 千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5613-1852-9/I·171

定 价:12.00 元

开户行:西安工行小寨分理处 账号:216-144610-44-815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请与发行科

联系、调换。

电话:(029)5251046 5233753

华夏书香丛书

学术顾问 杜 渐 姜德明 钟叔河
伍 杰 倪墨炎

主 编 蔡玉洗 徐 雁
编 委 (按姓氏笔画顺序排列)

王长恭	王余光	王稼句
孔祥东	刘绪源	李春林
李高信	张志强	陈子善
范笑我	赵允芳	姚伯岳
钱 军	徐雁平	梁刚建
黄成勇	董宁文	程三国
薛 冰		

总体策划 徐 雁

总序

弘扬灿烂的“中华书文化”

苏东坡当年在给一位朋友论读书的信中说过：“书富如海，百货皆有。”在如此汗牛充栋，包罗万有的图籍面前，读书人只有“不厌百回读”并“熟读深思”方能进入其堂奥，领略其精微。他更举了孔子为例道：“孔子圣人，其学必始于观书。”

中华民族的先贤，于图书的推重和珍爱之情，实在是史不绝书。

基于弘扬灿烂的中华书文化的构想，我们于1997年春天开始策划这套《华夏书香丛书》。我们有志于通过若干部专题图书，以图文并茂的生动活泼的形式，来深入解析源远流长的中华书文化史，来贴近现代读者的阅读兴趣，来培养读者爱书的情怀，来增益他们对图书的爱好，从而把自己陶冶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读书人，进而以优良的心态和教养，满怀自信心地去参与21世纪的激烈竞争。

《华夏书香丛书》，荟萃了一批老中青三代学者和专家的读书随笔和书话小品。尽管他们经历不同且业有专攻，但他们对于书的炽热情感和精到的思考，将通过这一篇篇朴实无华、言之有物、大异于高头讲章的灵动文字，一一传达给读者，并引起读者的

共鸣和思考。

时下,书话丛书在国内已出版了多种,一种既出,皆好评如潮,这是令人欣慰的。我们倒是相信,虽然商潮汹涌,但受几千年华夏书香浸淫的读书种子毕竟绵延不绝!在这种令读书人欢欣鼓舞的时候,我们的《华夏书香丛书》能够加入以弘扬中华书文化为职志的大潮,同襄斯盛并推波助澜,我们是引以为幸,引以为荣的。我们也惟愿这套丛书能够成为我们与书友之间的桥梁,从而以书会友,以友弘文,共同构建我们理想之中的“书迷天地”与“书香乐园”。

代序

辛笛剪影

宋路霞

第一次到辛老家去,是为上海诗词学会去给辛老送稿费。那时日近元旦,辛老家的那间“三合一”的书房(餐厅、客厅、书房)的当空,横竖交叉地对角拉了两条红尼龙绳,上面牵七搭八地别满了世界各地飞来的贺年卡,红红绿绿,中西各式,琳琅满目,充满了节日的喜庆,心下就悄悄一动——这家过个元旦也像真的似的。

后来为撰写徐森玉先生(辛老的岳丈,原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故宫古物馆馆长、上海博物馆第一任馆长、上海市文管会第一任副主任委员)的事迹,跑辛老家的机会多了些,尤其和他的小女儿王圣思(在华东师大中文系任教)相熟以来,几乎每次坐定那“三合一”,就有了不想出来的感觉。那种老少四人——辛老、辛老的老伴徐文绮大妈、圣思和我,一人一杯香茗在手,在宽大的餐桌前团团坐定,年无老少,题无大小,平心静气,直言不讳,又极其虔诚地“坐而论道”的气氛和意境,总令我联想起一些名画家腕底的“李白诗意”和“东坡诗意”之类,联想到人们常说起的“中国的脊梁”之类,甚至朦朦胧胧地意识到,王家这种“论道”的虔诚,或许就是古老的儒学文化的强

韧之根。

辛老真正以身作则地实践了“走万里路，读万卷书”的理想的人。他从四岁开始认字，在南开中学、清华大学、爱丁堡大学读过书；现今已八十六岁了。他到过欧洲、美洲和亚洲的许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入过工商界、金融界、教育界、文学界、图书馆界，在“反右”和“文革”中，都曾“出生入死”地体味过。而现今，他家除了满墙满地的书，一身并无长物（上辈人传给他的十几万美金，在解放初就捐献国家了，十年浩劫中，“左派”们又把其家藏的文物字画搜刮殆尽），而一旦谈论起这个世界上曾经发生过某种影响的书来，人们即会发现，他那智慧的大脑中储蓄了惊人的知识信息和精神财富。

读书，是要讲究悟性的，同时还要有认真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辛老出生于一个世代书香之家，父亲是一个国学根基扎实，同时又关注“新潮”、主张革新的人。辛老进过私塾，读过四书五经，十岁那年父亲让他开始读英语。在刚刚接触到英文寓言故事时，就尝试着将其偷偷翻译成中文，获得了些许成功的满足。读南开中学后，他年方十七，就已在《大公报》副刊上发表文章了，最兴旺的时候，一个月能拿到几十元稿费，那可是二元钱一袋面粉（一袋面粉五十斤）的年代啊，恐怕是中国钱最值钱的一段时期。从那时起，他养成了逛书摊、逛书店，到旧书店“淘”旧书，甚至写信到外国的旧书店邮购旧书的习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生活、环境甚至理想，都发生了很多变化，而读书、买书、写书、译书，却是“此生相随永无别离”的。

足以说明他的悟性的还有一段考中学的故事。辛笛原先读的是私塾，十五岁时准备插班新学校读初中三年级，数理化功课在他眼前自然一片昏暗，考南开中学时就惴惴然。到录取发榜时，一人不敢去看榜，就搀了他父亲一起去看，父子俩明知把握不大，就先

从该榜的最末尾一行看起,倒着往上找人名。正在遍找不见、心灰意懒之时,却从最上面的第一名的位置上发现了自己的名字。这个“奇迹”他至今也还弄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关于读书的认真态度,辛老家里可能有遗传。有一次他面对一份考卷,上有:“《呐喊》的作者是谁”一道题,尚未接触新文学的辛笛自然答不出,回家问老爸。老爸政治上主张实业救国、除弊革新,而对白话文认为是白开水,是不读的。尽管如此,还是踱入书房里认真查找。后来,居然在明代抗倭英雄戚继光的一部兵书中,找到了这个叫做“呐喊”的篇章!对于这部兵书,现今知道的人已不多了。就在当时,作父亲的也有些纳闷:中学生的考题怎么出得这么偏?王家家传的读起书来的牛劲,后来竟贯穿了他的全部生活。他常常不吃午饭,揣着每月的午饭钱走进书店,买回原版的外国文学作品集。为打基础,他甚至背过英文字典、辞典,关注过多种版本的百科全书。在他成为知名的诗人后,仍是手不释卷,动辄作些札记。现代诗人中像他这样认真的作读书札记文字的,恐怕不是很多。

有一次,他为书深深地感到了失落。十年浩劫中,革命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假话被重复一万次就深入人心了,成了真理了。于是辛老发自内心地将自己的那些属于“封资修”的书来了番认真清理,烧的烧,毁的毁,弃之如敝屣。可是有一天看电视,从新闻中看到毛主席在书房中接见外宾时的镜头时,他懵了——原来毛主席的书房里也满是线装书啊,那么“封资修”一说如何解释呢?线装书原来是可以看的呀!

真正有系统、有目的、同时讲究方法的读书,是他在进入清华之后。辛老的读书生活有几个特点:

其一，内容上兼容并蓄，中西多路，不作偏废，比较早地“睁开眼睛看世界”，在五四运动之后的“西学东渐”过程中，及时地以自己的阅读视角，跟上了时代的步伐。广泛的阅读和吸收，使他眼界开阔，心胸自有千山万壑，一卷在手，而神游于八千里之外，世界上风起云涌的一切，都在其手掌间翻腾。这不仅丰富了他的学养，在审视一种文学现象和文学运动时，也就常能放在一个阔大的世界范围的背景中来考察，立足点就高，同时还避免了后来许多人所犯下的因阅读的“挑食”甚至“厌食”所引起的种种“狭隘病”。

那些年，辛老阅读李白、杜甫、周邦彦、李义山、姜白石等中国古典诗人的作品自是不必细说，西方的文学也研究了不少，如19世纪英国湖畔派诗人及雪莱和济慈、18世纪的蒲伯、还有更早的密尔顿、乔叟、尤其是莎士比亚、约翰·伦敦、法国象征派的玛拉美、韩波、英国霍布金斯、奥登等人的作品，每每令他心折。广泛的涉猎，使他心中有了全局，头脑就始终清醒。

其二，他在读书生活中有勤于思考的习惯。这种思考，首先是从最初的阅读中，了解和认定最能与自己的秉性暗合的作家作品，然后“按书索骥”，直到找到所能找到的这些作家的作品。找到了这些“千古知己”，自己的思绪就无形中向前延伸了。在这种世界性的、绝对“跨世纪”的阅读和“交谈”中，辛老用自己忧郁、细腻的笔，完成了自我的升华和塑造。

这种思考，又是深具责任感的。辛老作为一个诗人，除了关心别人，关心国家的命运，他更加关注新诗发展的命运。他写旧体诗，但更以写新诗成名。新诗发展的每个阶段，几乎都在他内心留下了深深的辙印，并且十分小心地，把这些现象放到国际诗坛的大环境中去考察。在古与今、中与西、形式与内容、理论与实践、新诗与旧诗、继承与创新、吸收与批判等诸多人们始终纠缠不休的问题上，谨慎地求证着。他正是通过大量的阅读和思考，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中国新诗，“载道”上必须是有思想深度的，形式上必须是

有节奏、讲押韵、读之琅琅上口的，为人民喜闻乐见的作品，一味模仿《嚎叫》，宣泄变态的自我，即便能取宠于一时，然必不能长久。果然，有些时髦的玩意儿，人们玩了一阵子之后，也就厌倦了。倒是辛老的旧作，近几年被一版再版。这正是他诗歌创作从主张到实践的成功。

第三，他于读书之中，始终注意的，是儒家学说中关于自我完善的要求。孔子：“吾日三省吾身”，熟悉辛老的人都会认为，此话用在辛老身上不会为过，他的确像鲁迅先生说过的那样，时时在反省着自己，解剖着自己，包括自己的作品和世界观。这类文字在他作的文章里处处可见，从中我们或许亦可看到老一代知识分子虚怀若谷的风范！

辛老家的书再也没有地方放了，有位老朋友曾风趣而自信地预言：终于有一天，我来敲门时，会看见辛笛头顶着几本书来开门的，因为他那些宝贝书籍快要把他赶出家门了。

辛老曾不无感慨地说：我这个人的一生，就是太平淡。其实，这种书香飘逸的平淡，正是中国典型知识分子的典型性格，不知辛老以为然否。

辛老几十年读书生涯留下的痕迹化成了一篇篇隽永含蓄的书评散文，读了长知识、开眼界、促思考。我有幸编选这本书话集，仿佛与这位敦厚博识的老者又作了一次娓娓长谈。我借用辛老四十年代出版的《夜读书记》作为全书之名，当时的全部文章收入同名上编；而他八九十年代新写下的有关别人和他自己作品的书话则收入本书下编《夜读续记》。希望读者能像我一样喜欢与他作如此“晤谈”。

1998年春于上海

目 录

附錄一 國學大師題名

后记·····	(106)
---------	-------

夜读续记 旧书梦寻·····	(109)
听得春声忆故乡·····	(113)
夜读忆往·····	(117)
也谈读书·····	(119)
我和外国文学·····	(121)
我和西方诗歌的因缘·····	(130)
诗缘都自铸情来·····	(137)
学诗管见	
——诗集《印象·花束》代序·····	(140)
给也斯先生的一封信	
——诗集《印象·花束》跋·····	(141)
《辛笛诗稿》自序·····	(143)
《王辛笛诗集》小序·····	(149)
狄更斯的魅力·····	
——《尼古拉斯·尼克尔贝》汉译本序·····	(151)
《科学研究的艺术》读后·····	(159)
《顾维钧回忆录》读后·····	(165)
从郁达夫和沈从文两文集谈起·····	(170)
《凤凰树情歌》序·····	(175)
《槐聚诗存》读后·····	(179)
《复活的翅膀》序·····	(184)
忆西谛·····	(195)
悼念“九叶”诗友杭约赫·····	(200)
忆感澄华与纪德·····	(204)
春光永昼话之琳·····	(209)
萧乾：“未带地图的旅人”·····	(216)
巴金三题·····	(223)

叶公超二三事·····	(230)
《高阳说诗》读后·····	(233)
怀念靳以·····	(236)
《美丽的年龄》序·····	(238)
《有只鸟飞过天空》读后·····	(242)
《秋天的杜鹃花》读后·····	(245)
断想(后记)·····	(248)
记忆化作春泥 ——我的父亲王辛笛(代跋)····· 王圣思	(250)



夜 读 书 记

夜 / 读 / 书 / 记



小 引

伤心犹是读书人，清夜无尘绿影春。
风絮当时谁证果，静言孤独永怀新。

这是我在闭门索居时作的一首旧诗，对于读书人颇致感慨。世乱民贫，革命斫头，书生仿佛百无一用，但若真能守缺抱残，耐得住人间寂寞的情怀，仍自须有一种坚朗的信念，即是对于宇宙间新理想新事物和不变的永恒总常存一种饥渴的向往在。人类的进步，完全倚仗一盏真理的灯光指引；我们耽爱读书的人也正在同一的灯光下诵读我们的书。

“清夜无尘”四字是明朝项子京刻的鉴赏章的印文。我很爱这四个字的意境。他原意是用来抒状，在人声共冥之时展阅抚玩他所珍藏的书画的那种气氛。深夜读书，我也最贴切地有此感觉。十年前读英国史家吉朋 E. Gibbon 自传，我独忘不了他写到他著的《罗马衰亡史》杀青之一节：

……时维一七八七年六月廿七日，子夜顷，余于园中绿屋写毕末页的最后数行。废然搁笔，余于回廊豆架之下徘徊良久。田野湖山，历历在望，空气清和，天色澄朗，万籁俱寂，月如银轮悬映水上。此际余初有满怀快乐情绪，末由匿饰，盖既复获自由，抑即为余成名之始也。然余自负之念旋即贬抑，不